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作用

作者：范伟 任梦梦 肖俊泽 简增艸 杜晓明 傅小兰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采用行为实验法，通过四个相关的实验考察了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作者发现羞耻组的欺骗倾向和欺骗行为更少；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行为相比能力不足羞耻组和控制组要少；道德失范羞耻受到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而且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影响欺骗中的起完全中介作用。文章结果很好的回答了该领域主要理论存在的争议，也对羞耻和道德观念及两者的关系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该文选题有新意，研究问题明确，逻辑思路清晰，实验设计层层递进，行文流畅，可读性很强，显示出作者较强的理论功底和实验水平，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论文。

意见 1：本文采用的情景诱发性质的实验，出现实验者效应的可能性较大。请作者说明是否关注到并如何控制这些影响因素。例如，大学生是否有心理学或教育学背景需要明确说明。另外，性别和年龄是否具有组间差异需要说明。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上述表达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1) 本研究在实验的过程中有考虑可能出现的实验者效应，所以在实验过程严格控制实验助手等特征。本研究采用情境诱发范式，我们在实验过程中严格控制一些额外变量的存在，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实验者效应，本研究主要选用两位实验助理（一位女性，年龄 = 24 岁；另一位男性，年龄 = 24 岁），女性助理给女性被试做指导语；男性助理给男性被试做指导语。通过这样的方法尽量减少实验助手的特征而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

(2) 有关被试教育背景的问题：本研究中所招募的被试都是来自某大学非心理学和非教育学的学生。

(3) 有关被试的性别和年龄问题：本研究通过计算每个实验中被试的性别和年龄，均没有组间差异。在本研究中，各个实验中有关被试的年龄和性别人数已经在论文中进行补充。如，实验 1：一共招募 50 名被试（年龄： $M \pm SD = 20.22 \pm 1.45$ 岁），其中羞耻组（男生有 13 人），控制组（男生有 15 人）；实验 2，招募 90 名被试，每组各 30 名被试（其中每组男女各半，年龄： $M \pm SD = 20.5 \pm 0.86$ 岁）；实验 3a，招募 80 名被试（男女各半，年龄： $M \pm SD = 20.45 \pm 0.37$ 岁）；实验 3b，招募 121 名被试（男生 65 人，年龄： $M \pm SD = 21.28 \pm 0.63$ 岁）。

意见 2：诚信评价问卷和道德同一性两份问卷均放在实验后填写，这样是否会受到前面实验的影响？建议作者在实验前后都安排各半学生填写这些问卷，以消除实验可能造成的影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上述表达进行了修正，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由于我们没有认真编写论文的内容，造成上述错误的表达，现在已经得到修正。我们在做正式实验的时候正是这样的操作：一半被试在实验之前完成这两个问卷的填写，而另一半被试在实验之后再完成这两个问卷，以消除实验操作可能造成的影响，由于计算出来

没有差异，就没有分组讨论了。

意见 3: 实验 2 组的道德失范羞耻组采用的是阅读加抄写，而能力不足羞耻组和控制组只是阅读，没有抄写，因此，三组间的操纵就有所不同。请作者论证该不同操纵是否影响现有结果。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上述表达进行了修正，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虽然实验 2 中有三组不同的实验操作任务，但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计算，发现操作检验是有效的，故不同的操纵是不会影响现有的结果。

实验 2 的羞耻情绪诱发，相比于控制组，能力不足羞耻组可以显著的诱发羞耻情绪， $t(89) = 4.6, p < 0.001, d = 0.72$ ；相比于控制组，道德失范羞耻组也可以显著的诱发羞耻情绪， $t(89) = 7.3, p < 0.001, d = 0.81$ 。

在实验 2 中，能力不足羞耻组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道德失范羞耻组采用情景代入法范式，而控制组采用简单的初中英语作文范式。在实验的过程中，虽然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试被试，但它们的操作检验是相似的，能力不足羞耻组使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测试被试的英语单词，使被试能够真实的参与其中，充满代入感；道德失范羞耻组采用阅读并抄写典型羞耻事件，也使得被试有代入感，能够获得被试最真实的反应；最后，控制组是采用阅读并抄写初中英语作文，我们在实验的过程是让被试进行了阅读并抄写，但是上个版本未写上“抄写”，给您造成误解很是抱歉，现在我们已经在新的版本中重新编写，即控制组进行了阅读并抄写，也使得被试有代入感，希望测得被试最真实的反应。所以，虽然有不同实验范式，但是操作性检验却是一样的，通过结算数据，操作检验是有效的。最后表明这样的操作，是不会影响现有的结果。

意见 4: 实验 2 结果的讨论没有前人文献支持，建议补充。同样，实验 3 的结果讨论部分也没有一篇参考文献。是否没有任何前人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分析，请作者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实验 2 和实验 3 的讨论进行了修正并补充了以往的研究，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1) 补充实验 2 的讨论：在研究欺骗等不道德行为时，众多实证研究都认为，自我控制资源在影响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自私自利的欺骗行为 (Baumeister, R. F., & Alquist, J. L., 2009; Gino, F. et al., 2011)，充足的自我控制资源则可能抑制欺骗行为的产生 (范伟 等, 2016)。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情况的羞耻，其反应时间和任务时长相对与控制组都更长，在后续任务中都表现的更加审慎，可能的原因也是被试在任务过程中进行了自我控制来使行为的结果与自己预期的目标相符合。

在羞耻情绪影响个体欺骗行为的机制上，我们提出大胆的设想，羞耻情绪的诱发调动了个体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提升了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使个体当有机会摆脱羞耻的情绪时，能有效地消除这种情绪带来的强烈的不适感。前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提升，如训练、动机诱发或道德启动，但并没有关于羞耻情绪对我控制资源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因此实验 3 我们想探究羞耻情绪是否能调节自我控制资源并使其得到提升。在实验 2 中，由于只有道德失范引发的羞耻会减少欺骗行为，故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继续采用情景代入法诱发被试因道德失范引起的羞耻。

(2) 补充实验 3a 的讨论：实验 3a 通过情景代入法诱发被试因道德失范而产生的羞耻情绪，Stroop 任务消耗自我控制资源，探讨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自我控制资源是否消耗，道德失范羞耻情绪的诱发都可以调节这种资源，使其后续的坚持性任务的坚持时间更长，表现更好。这说明羞耻情绪不仅可以调节自我控制资源且这种调

节的能力很强。羞耻后的个体产生恢复受损自我的动机，为了挽回受损的形象，在后续的坚持性任务中个体会调集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以期更好地完成任务来恢复良好的自我，这一结果和前人的研究一致，关元总结到个体的行为动机会影响其自我控制资源（关元，何嘉梅，2018）。

意见 5：在实验 3 中，作者为何只研究道德失范羞耻组可能受到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能力不足羞耻组就不会受到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吗？请作者进一步解释实验 3 的逻辑假设，如何排除其他变量不会受到相同实验条件的影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实验 2 的讨论部分补充了实验 3 的逻辑假设并解释为什么只做道德失范羞耻组而不做能力不足羞耻组，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我们通过实验 2 的研究表明，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另外两组被试，道德失范羞耻组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表现出更加诚实，这个研究结果符合本研究的假设。只有道德失范诱发的羞耻情绪可以显著的减少欺骗行为，能力不足所诱发的羞耻情绪没有显著的减少欺骗行为，所以在实验 3 中，我们只考虑自我控制资源对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羞耻情绪进行研究，是否人们不同的自我控制在道德失范条件下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在实验 2 的结果讨论部分，添加了实验 3 的逻辑假设，为什么只在实验 3 中考虑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羞耻情绪，而不做能力不足所诱发的羞耻情绪。因为能力不足羞耻组不能显著减少欺骗行为，所以就不在实验 3 中多加操作。

意见 6：作者在不同实验中使用了不同数量的样本，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请作者根据杂志要求，提供各实验计划样本量的计算方法和依据。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不同的实验中使用了不同数量的样本，是根据不同的实验计划样本量而选择的被试人数。在不同的实验中，选择不同的被试人数依据如下：

（1）实验 1，是单因素两水平的实验设计，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使用 G-power 进行样本量的预算，选择高等效应量 $d = 0.8$, $\alpha = 0.05$ ，检验效能 $P = 0.8$ ，计算的样本量： $N_1 = 25$ ， $N_2 = 24$ ，总样本量 = 50，而我们实验 1 招募被试人数为 50 人，能够达到计划样本量。

（2）我们的实验 2，是单因素三水平的实验设计，采用单样本方差分析，使用 G-power 进行样本量的预算，选择高等效应量 $f = 0.4$, $\alpha = 0.05$ ，检验效能 $P = 0.8$ ，所计算的样本量： $N = 66$ ，而我们实验 2 的被试人数为 90 人，能够达到计划样本量。

（3）实验 3a 和实验 3b，两因素四水平的实验设计，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使用 G-power 进行样本量的预算，选择高等效应量 $f = 0.4$, $\alpha = 0.05$ ，检验效能 $P = 0.8$ ，所计算的样本量： $N = 73$ ，而我们的实验 3 的被试人数为 80，实验 3b 的被试人数为 121，所以能够达到计划样本量。

意见 7：文章中存在文字错误，例如第三页第三段中“我们时而会因为感动羞耻无地自容，”中“感动”应改为“感到”。文章存在较多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例如第 7 页最后两段有较多中文句子中的逗号使用了英文格式。请作者改正并认真检查全文。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认真检查了整篇论文，并对错误用词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格式等表达内容进行修改，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

审稿人 2 意见：该研究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察了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以及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作用。实验结果揭示了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显著影响，其中，道德失范羞耻减少了

欺骗行为，而能力不足羞耻则增加了欺骗行为。此外，作者提出自我资源控制可能是导致羞耻影响欺骗行为的中介变量，并通过行为实验对此进行考察。该研究揭示了不同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以及自我控制的潜在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实验设计和论文写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 1：前言写作思路不够清晰，例如，作者提到羞耻情绪是伴随着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欺骗行为发生时是否会出现羞耻情绪，这个问题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何关联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和梳理了前言部分，并补充了部分内容，使其表达的逻辑关系更加严谨了。

本研究主要探究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通过不同的实验范式诱发出不同的羞耻情绪，探索出羞耻情绪的影响因素—自我控制，是否对欺骗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在前沿的最后部分补充了本研究的实验逻辑思路，是与本研究的四个实验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实验 1 主要想验证与推进 Hooge 的理论，探究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具有影响；在 Hooge 关于羞耻情绪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实验 2 继续探讨羞耻影响欺骗行为的条件，将羞耻分成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羞耻，考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羞耻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完善其理论；实验 3a 和 3b 探究羞耻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即是否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来改变行为方式。

意见 2：另外，作者是基于什么研究或理论基础，提出自我控制与羞耻对欺骗的影响密切相关呢？在前言倒数第 3 段，作者写到：“往研究发现，个体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具体是哪些研究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了和梳理前沿部分，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1) 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范伟，钟毅平，李慧云，孟楚熠，游畅，傅小兰，2016）可知，自我控制对欺骗具有重要的影响，当自我控制资源处于损耗的条件下，被试会产生更多的欺骗行为；并根据 Hooge 的研究理论，得出羞耻情绪也对不道德行为具有影响，当诱发羞耻情绪之后，人们的不道德行为减少，从而有可能减少欺骗行为的出现。即，本研究提出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自我控制在其中是否会有一定的作用呢。

(2) 我们已经对前沿的倒数第三段做了修改与补充。以往研究发现，个体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Muraven et al., 1998; Shmueli, Prochaska et al., 2009; 范伟, 2016; Stucke et al., 2010; Dacher & Jonathan, 1999）。那么欺骗行为这样消极行为与自我控制会是什么关系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自我控制资源充足的被试，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被试更容易经不住诱惑而产生欺骗行为（Muraven et al., 1998）。从消极行为角度分析，不良行为的出现往往伴随的是自我控制失败。比如，自我衰竭会增加吸烟者的吸烟行为，无论被试是否戒烟，在经历自我损耗后吸烟行为都会变得更加频繁（Shmueli, Prochaska et al., 2009）。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他们还可能产生各种冲动和攻击行为。

例如有研究发现，自我损耗的个体对高价钱商品的接受度远高于正常状态（Vohs, 2007）。Baumeister 认为，暴力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自我控制的崩溃，因为自我衰竭的人们对生气冲动更难采取限制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自私自利的不诚实行为会更容易发生（Baumeister et al., 2010）。还有研究发现，在排除了特质自我控制的因素后（选取的被试均为中等自我控制能力水平），被试被分为两组，衰竭组和控制组，衰竭组完成一个 Stroop 颜色辨别任务，控制组完成一个简单的颜色辨别任务，而后采用视觉-感知任务（Kouchaki & Smith, 2014）考察被试的欺骗行为，结果发现，相比于控制组，衰竭组有更多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范伟, 2016; Stucke et al., 2010; Dacher & Jonathan,

1999)。从积极的角度来分析，日常生活中，某些动机和意念使我们提高自我控制资源来做出积极的行为。有研究发现，当个体在接受努力坚持的启动后，自我损耗的效应会减轻甚至消除，如我们看到他人在某方面比我们更加优秀时，我们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地努力，调动更多自我控制资源来表现得更好，即榜样启动能够有效减轻自我损耗的效应（Shmueli, Prochaska, 2009）。

意见 3：前言最后一段提出的三个问题，与本研究的三个实验是什么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了和梳理前沿部分，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前沿最后一段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是对应于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也就是说，前沿最后一段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与本研究的四个实验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验 1：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探究当羞耻情绪被诱发时，个体是否会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或是遏制欺骗行为的发生呢？实验 2：道德失范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在实验 1 的基础上，探究不同羞耻情境的诱发，被试对欺骗行为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实验 3a：道德失范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以及实验 3b：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资源的作用。在实验 3a 和实验 3b 两个实验中，分别加入了自我控制这个变量，探索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以及在羞耻情绪诱发下，人们是否会因自我控制的损耗而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

意见 4：作者仅仅用李克特 7 点量表来考察被试是否诱发出了羞耻情绪，但是，研究中所采用的诱发情景，是否也会诱发出比如内疚之类的其他情绪呢？该研究没有对这些潜在的其他情绪进行检测和控制，无法保证仅仅是羞耻情绪影响了欺骗行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采用 7 点量表来考察当被试做完诱发羞耻情绪的任务测试被试的羞耻情绪，是参考了以往学者的研究（高学德，2013；高隼，赵晴雪，王觅，戴赞，& 钱铭怡，2012；Mariam, C., & Tim, K., 2018），他们的实验操作均达到显著的差异，即说明使用李克特 7 点量表是可以计算出被试的羞耻情绪。

本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是典型羞耻事件范式，这是一个经典的范式，对每一个额外变量都进行了控制，最后保证此范式只会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也能在更大程度上诱发被试真实的情感反应。这是来自高学德（2006; 2013）学者根据开放式问卷搜集到羞耻事件材料，经过评定和筛选最终形成一个典型羞耻事件，通过阅读材料以此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我们所选取的该范式也被广泛使用（高学德，2013；覃雅兰，2017），该范式的羞耻事件是有效的和适当的，所以本研究是采用该学者的典型羞耻事件。

本研究在使用这个范式的过程中，为了排除本研究的被试在使用该范式诱发其他的情绪，实验 2 计算了被试的内疚情绪，结果发现，该范式在诱发被试内疚和羞耻情绪得到显著的差异，结果如表所示：

表 7 情绪诱发的情况（ $M \pm SD$ ）

	内疚	羞耻	<i>t</i>	<i>p</i>	<i>d</i>
能力不足羞耻组	1.23 ± 0.43	5.07 ± 1.50	- 15.09***	0.000	0.86
道德失范羞耻组	1.43 ± 0.68	5.23 ± 1.25	- 15.73***	0.000	0.88
控制组	1.10 ± 0.31	1.30 ± 0.47	- 1.99	0.056	0.24

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道德失范羞耻组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

疚得分；控制组在羞耻和内疚得分上无显著差异。所以本研究使用典型羞耻事件所诱发的是羞耻情绪，可以很好的排除其他情绪的干扰。

意见 5：实验 1 的讨论部分，作者认为该结果验证了 Hooge 的理论，当后续任务能有效帮助被试恢复受损的道德自我时，被试会出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是，实验 1 仅仅考察了欺骗行为，这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并非亲社会行为，不能因为不道德行为减少的结果就得出亲社会行为增加的结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了和梳理实验 1 的讨论部分，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实验 1 的结果表明，羞耻情绪的诱发无论在行为还是倾向上都有效遏制了欺骗的发生，符合本实验的假设，同时也验证了 Hooge 的理论：当后续任务能有效帮助被试恢复受损的道德自我时，被试有可能减少欺骗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以提高自己的道德自我，从而缓解这种羞耻感（曾燕玲, 2016; Depaulo, Kashy, Kirkendol, Wyer, Epstein, 1996）。

意见 6：每个实验被试的年龄和性别信息需要补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补充了被试的人口学信息，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实验 1：一共招募 50 名被试（年龄： $M \pm SD = 20.22 \pm 1.45$ 岁），其中羞耻组（男生有 13 人），控制组（男生有 15 人）。实验 2：招募 90 名被试，每组各 30 名被试（其中每组男女各半，年龄： $M \pm SD = 20.5 \pm 0.86$ 岁）。实验 3a：招募 80 名被试（男女各半，年龄： $M \pm SD = 20.45 \pm 0.37$ 岁）。实验 3b，招募 121 名被试（男生 65 人，年龄： $M \pm SD = 21.28 \pm 0.63$ 岁）。

意见 7：图 1 中的指导语文字太小，看不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了实验流程图，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其中有关“指导语”的信息，由于文字较多，故放在附件材料中。

（1）实验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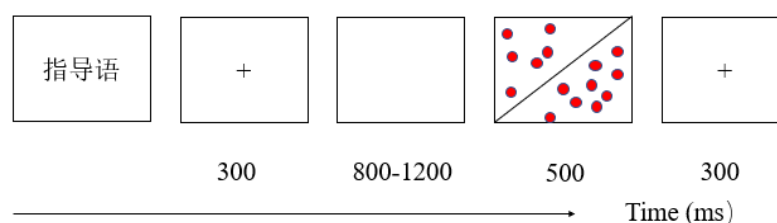


图 1 视觉-感知任务流程图

指导语：这是一个测试视知觉的任务。你将会看到一条被对角线分为左右两半的正方形，20 个红点不均匀的分布在对角线两边。你的任务是判断正方形中哪边的红点多。如果你认为左边的红点多，则按鼠标左键。如果你认为右边的红点多，则按鼠标右键，要求又快又准！

请注意：计算机会记录你的按键。当你按鼠标左键，计算机记录下你会得 0.01 元，当你按鼠标右键，计算机记录下你会得 0.5 元。实验结束后根据计算机的记录计算你的报酬。

(2) 实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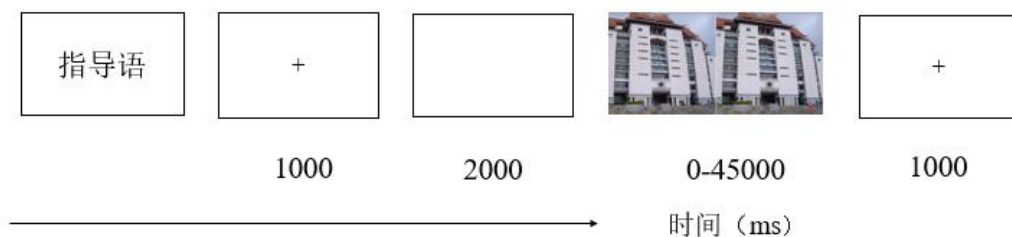


图 6 “找不同”任务流程图

指导语：这是一个测试视觉敏锐度和观察能力的任务。你将会看到多组两两相似的图片，每组图片右下角会注明两张有多少出不同，你的任务是找出所有的不同，每组图片呈现时间为 45s，如果你找到所有的不同则按 1s,如果未找齐所有不同则按 2。

请注意：计算机将记录你的成绩，找到得 1 分，未找到得 0 分。如果超过 45s 仍未进行判断，计算机将默认你未找齐该图片所有不同，图片将跳到下一组。

意见 8：实验 1 的材料中，被试阅读并抄写的羞耻情境中的故事是从何而来？是否有进行控制和评定？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实验 2 所使用的羞耻情境中的故事是根据以往的研究（高学德, 2006; 2013; 曾燕玲, 2016）所使用的材料，对羞耻情境中的故事有严格的控制和评定。

本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方法是材料情景的诱发，能在很大程度上诱发被试真实的情感反应。本研究主要采用高学德（2006; 2013）学者根据开放式问卷搜集到羞耻事件材料，经过评定和筛选最终形成一个典型羞耻事件，这个典型羞耻事件被广泛使用（高学德, 2006; 2013; 曾燕玲, 2016），这是来自。所以本研究采用这个范式，通过阅读材料以此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是可以排除其他情绪的诱发。其中高学德学者的评定与筛选的方法如下：

先选择一批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让他们回忆自己经历中感到最羞耻的事件，并写在相应的测试问卷上。之后要求他们评价在此次事件中所体验到羞耻感，对情感的评价采用 7 点量表进行，1 为完全不感到羞耻，7 为完全感到羞耻。

结果如表所示：

大学生（青少年罪犯）自我报告事件中体验到的羞耻感		
	N	羞耻事件
大学生	39	5.79
青少年罪犯	25	6.28

这表明，对两类被试而言，某些事件或情境会导致个体产生羞耻感，初步验证了“羞耻事件”。

该学者在对被试回忆出的典型羞耻事件进行整理，选取被试总体中较为常见的事件并进行语言和逻辑上的修改，最后确定了典型的羞耻事件。对大学生被试，羞耻事件描述的是“你”因为偷了书店的书被书店老板发现而产生羞耻的情境；对青少年罪犯被试，羞耻事件描述的是“你”在上中学时因为一次受侮辱的经历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结果如表所示：

大学生（青少年罪犯）在典型模拟情境中体验到的羞耻感		
	N	羞耻事件
大学生	40	5.96
青少年罪犯	38	5.44

从上述结果可知，我们所选取的典型的羞耻模拟事件是有效的和适当的，所以本研究是采用该学者的典型羞耻事件，该范式也被广泛使用（高学德, 2013; 覃雅兰, 2017）。

意见 9：实验 1 考察了欺骗任务的反应时，而实验 2 则没有考察反应时，考察了总时长，为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实验 1 中，本实验主要计算被试在决策时候的反应时，即测量被试在“反应”界面的反应时，因为这个时间可以反映出被试发生欺骗的反应时。在实验 2“找不同”任务中，本研究也主要测量被试在“反应”界面的反应时，这个反应时是可以测量出被试通过“找不同”的个数而发生欺骗行为的反应时，在 0-45000ms 之间的反应时，可以表达出被试发生欺骗行为的反应时和数量。

意见 10：实验 2 区分了道德失范羞耻和能力不足羞耻，但是实验 3 仅操控了道德失范羞耻，没有考察自我控制在能力不足羞耻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作用，为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实验 2 的结果讨论部分补充了实验 3 的逻辑假设并解释为什么只做道德失范羞耻组而不做能力不足羞耻组。也在论文中进行了修改，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我们通过实验 2 的研究可知，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另外两组被试，道德失范羞耻组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表现出更加诚实，这个研究结果符合本研究的假设。只有道德失范诱发的羞耻情绪可以显著的减少欺骗行为，能力不足诱发的羞耻情绪没有显著的减少欺骗行为，所以在实验 3 中，我们只考虑自我控制对道德失范诱发的羞耻情绪进行研究，是否人们不同的自我控制在道德失范条件下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

意见 11：实验 2 采用了情景诱发方法诱发道德失范羞耻，为何实验 3 要采用另外的回忆想象范式来诱发道德失范羞耻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本研究实验 2 和实验 3a 都是使用典型羞耻事件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实验 3b 是采用回忆想象范式，其目的是采用新的羞耻情绪启动范式启动被试不同程度因道德失范引发的羞耻，因为每个人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羞耻大小程度存在差异，若仍采用典型羞耻事件进行启动，其诱发的羞耻差异较小，不便于进行中介分析，现在采用新范式，便于进行中介分析。为了更好的考察羞耻情绪的诱发，选择不同的实验范式，经过操作性检验的结果发现，情绪诱发达到显著的差异，即不同的实验范式诱发的结果是一致的。

意见 12：第 21 页最后一段的实验 4 是指实验 3b 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再次认真检查了结果部分的语言表达，修改了不正确的表达。并将“实验 4”修改为“实验 3a”，即本研究主要由实验 1，实验 2，实验 3a 和实验 3b 组成。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研究亮点与价值不突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本研究的实验思路，提出本研究的亮点与价值。

（1）对经典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本研究是对 Hooge 学者所提出羞耻情绪理论的补充与推进。本研究主要对羞耻情绪诱发的研究，探索出不同类型的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实验 2 的结果表明：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羞耻情绪可以显著减少欺骗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又设计出实验 3a 和实验 3b，探究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因素——自我控制，这是对 Hooge 理论的进一步推进。

（2）探讨羞耻情绪的积极作用。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失范诱发的羞耻情绪可以显著的减少欺骗行为的发生，它对不道德行为的出现有抑制作用。有研究认为羞耻使人从任务中退出，并一直抑制随后的行为表现。羞耻使人无法融入社会并带来巨大的痛苦，让人觉得自身无长处、没有任何价值，羞耻感与适应不良有更大的正相关（Abe, J. A., 2004），Scheff 等人为羞耻包括怯懦、尴尬、失败、无能，与“社会契约的威胁”而相互关联（scheff, 2000）。但是通过本研究可知，道德失范范式诱发羞耻情绪，可以减少欺骗行为的发生，抑制不道德行为的出现。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羞耻情绪具有积极的作用，羞耻可以在生活中帮助我们保持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奋发向上、永不言败的拼劲，发挥着羞耻情绪的积极作用。

（3）对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教育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每当我们做错事之后，羞耻情绪总是萦绕在身边，从而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人，觉得自己不能很好的完成接下来的任务。通过本研究可知，羞耻情绪并不可耻，发挥着羞耻积极的作用，这个结果可以从小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羞耻情绪，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加强德育教育，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懂廉耻，知荣辱，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要发挥着羞耻情绪的积极作用。

意见 2：综述逻辑性不强，没有阐述清楚羞耻、欺骗、自我控制的逻辑关系。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本研究的思路 and 前言，并在每一个实验的结果讨论部分，添加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本研究提出的三个问题，现将本研究的逻辑思路陈述如下：

- （1）通过实验 1 验证 Hooge 的理论，探究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是否具有影响。
- （2）在 Hooge 学者关于羞耻行为的研究理论基础上，实验 2 继续探讨羞耻影响欺骗的条件，将羞耻分成能力不足羞耻和道德失范的羞耻，考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羞耻对欺骗的影响，完善其理论体系。
- （3）实验 3a 和 3b 探究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即是否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在 Hooge 的研究理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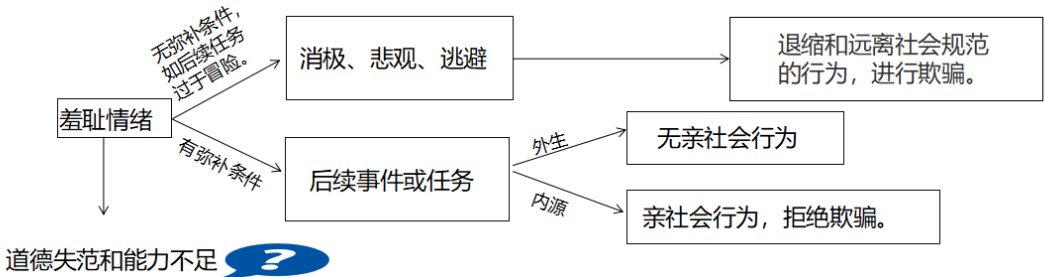


图 1 羞耻情绪对行为的影响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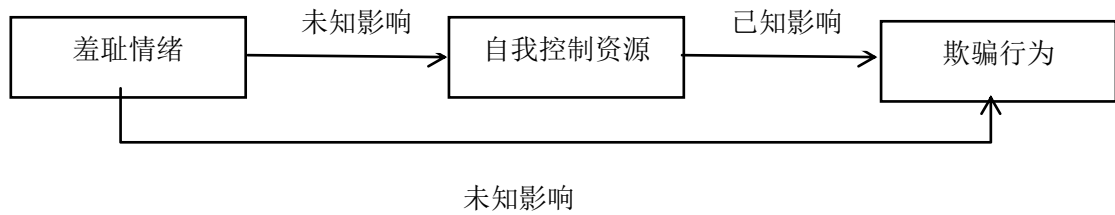


图 2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意见 3：没有给核心关键词羞耻、欺骗等复杂社会认知、情绪下操作性定义。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羞耻和欺骗的操作性定义。

羞耻的操作性定义：国内外的学者都认为羞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情感，具有痛苦、难堪、耻辱的情绪体验，是个体由于对自我的负性认知和消极评价而产生的强烈负性情感，羞耻包含了个体对整体的自我的消极感受（Lewis, 1971; 高学德, 2006; 2013），即本研究对羞耻的操作性定义是：羞耻是对自我的强烈负性情感，可能促使个体逃避当时的尴尬处境，也可能激励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激励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

欺骗的操作性定义：欺骗行为是个体在明知某一事件或信念是错误或虚假的情况下，有意图说服他人相信这一事件或信念，以获得某些好处或避免损失的行为（Abe, 2008），欺骗是一种典型的、常见的不道德行为（李小平, 2012）。在本研究中，对欺骗的操作性定义主要从为了获得额外的奖励。

意见 4：实验材料部分：英文词汇测试是否能诱发羞耻情绪？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其中使用英文词汇做简单任务的测试，在测试中若获得较低的成绩（事先安排好的成绩单），以此来诱发被试因为自己较低的成绩而产生的羞耻情绪，并使用李克特 7 点量表做操作性的检验。通过实验 1 的结果表明，在情绪诱发的操作检验中，羞耻组和控制组有显著的差异， $t_{(49)} = 19.11$, $p < 0.01$, $d = 0.41$ ，这表明，英文词汇的测试可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

意见 5：羞耻情绪诱发任务：如果确定这个实验任务操作能成功诱发羞耻情绪？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 4 个实验的结果做操作性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实验任务能够成功诱发羞耻情绪。

实验 1，使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通过三道操作性检验的题目（“我认为该任务一定程度暴露了我的缺陷”、“此刻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计算被试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诱发越成功；本实验的结果表明，此范式可以成功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 $t_{(49)} = 19.11$, $p = 0.003$, $d = 0.41$ 。

实验 2 和实验 3a，使用典型羞耻事件范式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采用情景代入法，让被试想象自己是里面的主人公，用 7 点量表评价想象故事中所体验到羞耻情绪。结果也表明，此范式可以成功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实验 2 的结果：相比于控制组，能力不足羞耻组可以显著的诱发羞耻情绪， $t_{(2,88)} = 4.6$, $p < 0.001$, $d = 0.72$ ；相比于控制组，道德失范羞耻组也可以显著的诱发羞耻情绪， $t_{(89)} = 7.3$, $p < 0.001$, $d = 0.81$ 。实验 3a 的结果也表明：羞耻组的羞耻分显著高于控制组， $t_{(79)} = 16.74$, $p < 0.001$, $d = 0.88$ 。

实验 3b，采用回忆想象范式（新的羞耻情绪启动范式），采用新的羞耻情绪启动范式，其目的是启动被试不同程度的因道德失范事件引发的羞耻，因为每个人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羞耻

耻大小程度存在差异，若仍采用典型羞耻事件进行启动，其诱发的羞耻差异较小，不利于进行中介分析。实验 3b 的结果表明，羞耻情绪与欺骗次数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回忆想象范式可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减少欺骗行为。

意见 6：正文部分：“即简单任务范式诱发的羞耻可能来自于能力形象受损，而非道德形象被破坏，此时被试为弥补受损害的“面子”，强迫自己做出更加“正确”来获取更好的表现和他人的认可。个体在该实验中的行为到底是为了弥补道德上的自我受损还是能力上的自我受损，我们尚未完全厘清个体行为的动机。”这里的讨论中“面子”涉及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知过程，作者是否认为“面子”的损失是“道德上的自我受损”？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认为“面子”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受损”。以往研究表明，“面子”是指个体通过采取自我夸大式的策略，自豪地宣扬自我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能力的面子”（王轶楠，杨中芳，2007；孙露露，2010），有学者也认为“面子”包含自尊与尊重的含义，并且是处理人际交往的一种规则，面子是一柄双刃剑，面子为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面子带来了管理不善，社会治理以人治而不是法治等不良的影响（赵昌平，2010）。

本研究结合以往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面子”是一种能力体现，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个人的努力，展现自身的聪明才智，追求高人一等，与众不同来取得他人的认可与钦佩，进而取得面子（李春玲，2008）。若是一个人有较高的地位或是能力，那么在其他人的看来，这就是一种很有“面子”的体现，所以“面子”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而“道德上的自我受损”是相对于自己而言，这是自己内在道德上的受损。所以，本研究不认为“面子”的损失是“道德上的自我受损”。

意见 7：实验二中的自变量：能力不足的羞耻、道德失范的羞耻，是否进行操作性定义？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能力不足的羞耻和道德失范的羞耻的操作性定义。在实验 2 中，两种羞耻的操作性定义为：

能力不足的羞耻情绪：即由能力不足或缺陷而导致的羞耻，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当被试不能完成简单任务，无法由能力所体现出自己的优势而产生的羞耻情绪。

道德失范的羞耻情绪：即选取与道德有关的典型羞耻事件诱发被试的羞耻，阅读并抄写典型羞耻事件（违背道德行为的事件）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

意见 8：正文部分“3.3.2 情绪诱发操作检验结果是（如表 7），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道德失范羞耻组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控制组在羞耻和内疚得分上无显著差异”。羞耻与内疚的区分是否做理论或定义上的区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补充了羞耻和内疚的定义，并在选择实验材料时严格控制羞耻情绪和内疚情绪的诱发，在指导语中，告知被试这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定义的指导）。在本研究中，我们已经很明确的区分羞耻情绪与内疚情绪，这两种情绪状态在理论或定义上皆有不同的表现。

羞耻的定义：羞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情感，具有痛苦、难堪、耻辱的情绪体验，是个体由于对自我的负性认知和消极评价而产生的强烈负性情感，羞耻包含了个体对整体自我的消极感受（Lewis，1971），可能促使个体逃避当时的尴尬处境，也可能激励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激励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高学德，2006）。

内疚的定义：这是一种由于个体做错了事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惭愧、不安、自责的内心情感体验（高学德，2006；冷冰冰，王香玲，高贺明，李福洪，2015；覃雅兰，2017）。本研究在使用情景代入法的过程中，为了排除可能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实验 2 操作被试的

内疚情绪，结果发现，该范式在诱发被试内疚和羞耻情绪得到显著的差异，结果如表所示：

表 7 情绪诱发的情况 ($M \pm SD$)

	内疚	羞耻	<i>t</i>	<i>p</i>	<i>d</i>
能力不足羞耻组	1.23 \pm 0.43	5.07 \pm 1.50	- 15.09***	0.000	0.86
道德失范羞耻组	1.43 \pm 0.68	5.23 \pm 1.25	- 15.73***	0.000	0.88
控制组	1.10 \pm 0.31	1.30 \pm 0.47	- 1.99	0.056	0.24

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道德失范羞耻组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控制组在羞耻和内疚得分上无显著差异。所以本研究在操作情绪的诱发的过程中，可以很好的把内疚情绪排除掉，即表明内疚情绪的操作性定义是有效的。

意见 9：正文部分：“结果（如图 5），能力不足羞耻组的平均时长为 27541 \pm 4498 ms，控制组的时长为 23901 \pm 4173 ms，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时长为 25606 \pm 3668 ms，情绪诱发对任务时长的主效应显著， $F(2,88) = 6.71$, $p < 0.01$, $\eta_p^2 = 0.67$ 。”结果表述不规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再次认真检查了结果部分的语言表达，重新报告了多重比较的结果，并在论文中进行了补充，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修改补充部分：“结果（如图 7）表明，任务时长的主效应显著， $F(2,88) = 6.71$, $p = 0.002$, $\eta_p^2 = 0.67$ ，能力不足羞耻组的平均时长为 27541 \pm 4498 ms，控制组的时长为 23901 \pm 4173 ms，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时长为 25606 \pm 3668 ms。经过事后比较可知，同能力不足组相比，无论是控制组还是道德失范组，任务时长都很短，前者， $p = 0.002$ ，后者， $p = 0.037$ ；同控制组相比，道德失范组的任务时长较长， $p = 0.045$ 。”

意见 10：正文部分“3.3.4 欺骗行为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 8），能力不足羞耻组的欺骗指标高于控制组，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指标低于控制组。结果（如图 6），在欺骗行为上，情绪诱发对欺骗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2,88) = 34.55$, $p < 0.001$, $\eta_p^2 = 0.33$ 。”单因素 3 水平方差分析，没有报告多重比较结果。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再次认真检查了结果部分的语言表达，重新报告了多重比较的结果，并在论文中进行了补充，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蓝色字体标记。

修改补充部分：“结果（如图 8），欺骗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2,88) = 34.55$, $p < 0.001$, $\eta_p^2 = 0.33$ 。经过事后检验可知，同能力不足组相比，控制组和道德失范组都有较少的欺骗次数，前者， $p < 0.001$ ，后者， $p < 0.001$ ；同道德失范组相比，控制组有较多的欺骗次数， $p = 0.003$ 。”

回复审稿意见所使用的参考文献：

- 范伟,钟毅平,李慧云,孟楚熠,游畅,傅小兰. (2016). 欺骗判断与欺骗行为中自我控制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7), 845-856.
- 高学德. (2006). 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 高学德. (2013). 羞耻研究:概念、结构及其评定. *心理科学进展*, 21(8), 1450-1456.
- 高学德. (2013).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与内疚感和羞耻感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2), 159-165.
- 高隼, 赵晴雪, 王冕, 戴赞, & 钱铭怡. (2012). 自我认知评估对羞耻认知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4), 469-473.

- 关元, 何嘉梅 (编). (2018). 自我控制:内涵、理论及展望. 心理技术与应用, 2, 118-128.
- 冷冰冰, 王香玲, 高贺明. (2015). 内疚的认知和情绪活动及其脑区调控. 心理科学进展, 23(12), 2064-2071.
- 李春玲. (2008). 面子心理及其与自我和谐的关系. (Doctoral dissertation, 华中师范大学).
- 李小平, 云祥. (2012). 权力会导致欺骗吗. 心理研究, 5, 40-43.
- 孙露露. (2010). 中西方面子观的研究综述. 社会心理科学, 25(z1), 25-28.
- 覃雅兰. (2017). 羞耻、内疚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 (Doctoral dissertation).
- 王铁楠, & 杨中芳. (2007). 小我争(护)面子与大我争面子导向之关系的探讨.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6), 20-27.
- 曾燕玲. (2016).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大学.
- 赵昌平. (2010). 中国人爱面子的进化心理学分析. 心理学探新, 30(5), 20-23.
- Abe, J. A. . (2004). Shame, guilt, and personality judg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2), 85-104.
- Abe, N. , Okuda, J. , Suzuki, M. , Sasaki, H. , Matsuda, T. , & Mori, E. , et al. (2008). Neural correlates of true memory, false memory, and deception. *Cerebral Cortex*, 18(12), 2811-2819.
- Baumeister, R. F., Gailliot, M., Dwall, C. N., & Oaten, M. (2010). Self-regulation and personality: how interventions increase regulatory success, and how depletion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traits on behavior. *J Pers*, 74(6), 1773-1802.
- Dacher Keltner, & Jonathan Haidt. (1999).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s at four levels of analysis. *Cognition & Emotion*, 13(5), 505-521.
- Lewis, H. B. . (1971). Shame and guilt in neurosis. *Psychoanal Rev*, 58(3), 419-438.
- Gino, F., Schweitzer, M. E., Mead, N. L., & Dan, A. (2011). Un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how self-control depletion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2), 191-203.
- Mariam, C. , & Tim, K.(2018). Guilt, shame, and apologizing behavior: a laboratory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5, 304-306.
- Muraven, M., & Baumeister, R. F. (2000). Self-regulation and depletion of limited resources: does self-control resemble a musc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2), 247-259.
- Shmueli, D., & Prochaska, J. J. (2009). Resisting tempting foods and smoking behavior: implications from a self-control theory perspective.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8(3), 300-306.
- Scheff, T. J. . (2000). Shame and the social bond: a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8(1), 84-99.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没有进一步意见了, 建议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认可与肯定, 以及感谢审稿专家所给我们提出中肯的意见, 使我们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努力修改, 逐步提高文章写作质量。

审稿人 2 意见:

修改稿较原稿而言有了较大的提升, 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目前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意见 1: 前言的思路还需进一步调整, 各个段落之间的主题和逻辑管理还比较混乱。例如,

相较上一稿而言,在修改稿中,自我控制与欺骗的潜在相关得到了较好的阐述,但羞耻与欺骗的关系仍不清楚,例如在第四段中,作者在介绍了欺骗行为后,倒数第四行突然就提出本研究要考察羞耻对欺骗的影响,为什么?影响欺骗的因素有很多,为什么要研究羞耻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重新调整和梳理了前沿部分,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绿色字体标记。

本次修改不仅重新梳理了各个段落之间的主题和逻辑关系,而且说明了羞耻与欺骗之间的关系,解答了为什么在众多影响欺骗的因素中选择羞耻进行研究。

文章中修改部分,如下:

从古至今,欺骗普遍存在并且以多种形式展示,比如,清代学者黄六鸿提到“乃有奸徒,安立炉灶,专造假银,欺骗愚民”(柏桦,2007);现如今,经济诈骗、自发欺骗、学业欺骗、伪装等欺骗手段层出不穷(Hetherington, & Feldman, 1964; 张明楷, 2005; Ding, Gao, Fu, & Lee, 2013)。Bok 认为,欺骗是指我们为了误导他人,从而向他们传输错误信息,让他人相信个体所不相信的事(Bok, 1978)。欺骗行为(deception behavior)指意图培养他人的误信念(false beliefs),以使他人产生错误或进入误区的行为(刘秀丽, 车文博, 2005)。基于 Jones 学者的定义,他将欺骗行为归为不道德行为(Jones, 1991);也有学者把攻击、欺骗等行为等统称为不道德行为(Haselhuhn, & Wong, 2012; 董蕊, & 倪士光, 2017)。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对他人有危害,而且不被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Jones, 1991)。有研究认为欺骗是一种典型的、常见的不道德行为(李小平, 2012)。通常,欺骗被视为获得私利的手段,由自私主义所驱动(Depaulo, Kashy et al., 1996),欺骗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社会性和自私性,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大多数欺骗行为的动机是利己主义。生活在当下的环境中,和谐共赢的社会强调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此,我们需要从各方面预防和抵制这种不道德行为,并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出现。

道德情感可以激发个体的道德行为,抑制不道德行为以及鼓励个体按照公认的是非标准行事(Cohen, Wolf, Panter, & Insko, 2011)。正如 Tangney 所说,“道德情感提供了动力、力量和能量去做好事并避免做坏事”(Tangney, 2003)。学者们认为道德情感对于阻止不道德和反社会行为至关重要(Eisenberg, 2000; Tangney, Dearing, & Gamble, 2003; 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 Haidt, & Kesebir, 2010)。国外学者 Cohen 把羞耻情绪被定义为一种情感倾向,羞耻情绪与内疚情绪一样都属于道德情绪(Cohen, 2011)。国内学者俞国良也认为羞耻情绪是属于道德情感,羞耻情绪可以促进良好道德行为和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俞国良, & 赵军燕, 2009)。所以,羞耻情绪可以激发人们产生积极的亲社会行为或是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以提升自我的道德形象。羞耻通常是人们在失败、违背了道德或社会规范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社会情绪(Izard, 1977)。国内外的学者认为羞耻可以激励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激励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高学德, 2006)。也有研究发现羞耻情绪能够诱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比如捐赠,合作,赠送礼物,尤其是在那些使人们感到羞耻的社会情境中(De Hooze, 2014; De Hooze, Breugelmans, & Zeelenberg, 2008)。学者丁芳发现,羞耻情绪的诱发可促进儿童的合作行为(丁芳, 2013)。学者曾燕玲的研究也表明羞耻情绪对欺骗等不道德行为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曾燕玲, 2016)。这些研究说明羞耻情绪可能对行为是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并对欺骗等不道德行为具有重大的遏制作用。

有研究发现羞耻情绪可以给人们带来积极后果,这表明羞耻情绪可能会激发人们产生积极的社会行为,以恢复受到威胁的自我(De Hooze, Zeelenberg, & Breugelmans, 2010; 2011)。拥有积极的自我是羞耻诱发弥补行为的核心动机,由于个体需要维持积极自我,此时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另外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重新达到自己的目标,如增加自己的亲社会行为

或是努力克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以提升自我的道德形象。当人们遭遇羞耻时会如何表现？时而会因为感到羞耻无地自容，时而又因为羞耻发奋图强，甚至还会因为它恼羞成怒，似乎总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一些研究认为羞耻在情绪效价上为负性情绪，是一种消极痛苦的情感体验，为了保护积极自我的动机，羞耻比其他负性情绪更容易使个人对形势进行恶性估计和陷入灾难化的想象，出现回避甚至攻击等反社会行为（Gomez, Bounds, Holmberg, Fullarton, Gomez, 1998; Hudtn, Holohan, 2012）。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羞耻是一种道德情绪，为了恢复积极自我的动机，道德情绪既可以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和品格的发展，也能及时阻断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迫使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Tangney, Stuewig, Mashek, 2007; Hooge, Breugelmans, Wagemans, & Zeelenberg, 2018）。近年来，Hooge 试图从动机角度出发调和上述两种矛盾的观点，提出了动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大部分的羞耻是由于个体的能力不足或道德失范暴露在公共环境中并且它与两个动机息息相关：保护积极自我和恢复积极自我，个体总是在两者间试图找到平衡。由于恢复和保护积极自我的动机会在羞耻的过程中都起作用，因此，羞耻个体能否产生亲社会行为，关键由引起羞耻的具体情境（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而定（Hooge, 2008; 2010; 2014）。

以往的研究发现欺骗行为发生后人们可能会产生羞耻情绪（Seiter, & Bruschke, 2007），但是在欺骗行为产生原因的机制上并没有更多的研究。有研究发现，个体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Muraven et al., 1998; Shmueli, Prochaska et al., 2009; 范伟 等, 2016; Stucke et al., 2010; Dacher, & Jonathan, 1999）。那么欺骗行为这样消极行为与自我控制资源会是什么关系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自我控制资源充足的被试，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被试更容易经不住诱惑而产生欺骗行为（Muraven et al., 1998）。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而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都需要个体运用自我控制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当个体处于损耗状态时容易做出不道德判断和不道德行为（Dewall, Baumeister, Gailliot, & Maner, 2008; Mead, Baumeister, Gino, Schweitzer, & Ariely, 2009; Gino, Schweitzer, Mead, & Dan, 2011; 董蕊, & 倪士光, 2017）。有研究认为自我损耗可以预测问题解决任务中的欺骗行为（Muraven, Pogarsky, & Shmueli, 2006）。自我衰竭会增加吸烟者的吸烟行为，无论被试是否戒烟，在经历自我损耗后吸烟行为都会变得更加频繁（Shmueli, Prochaska et al., 2009）。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他们还可能产生各种冲动和攻击行为。Baumeister 认为，暴力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自我控制的崩溃，因为自我衰竭的人们对生气冲动更难采取限制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自私自利的不诚实行为会更容易发生（Baumeister et al., 2010）。还有研究发现，在排除了特质自我控制的因素后（选取的被试均为中等自我控制能力水平），相比于控制组，衰竭组有更多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Dacher, & Jonathan, 1999; Stucke et al., 2010; 范伟 等, 2016）。

意见 2：新增加的图 1 和图 2 在正文中没有介绍，哪些是已有研究发现，哪些是本研究的假设尚不清楚，且有两个图 1/图 2？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已经对您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绿色字体标记。

本研究为了更准确的表达核心观点，故将图表内容转述为文字描述，以便更加清楚的表达研究主题。此外，在正文中，我们已经将新增的图表按照先后顺序重新命名和进行编排，具体如文章所示。

文章修改如下：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见图 1），根据以往的研究可知，自

我控制资源的损耗会增多欺骗行为的发生。但是本研究目前还不知：羞耻情绪以及不同情境的羞耻对欺骗行为有何影响；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过程中，自我控制资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就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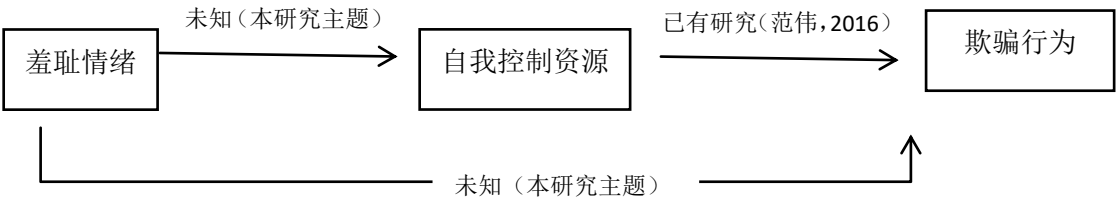


图 1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意见 3：各个实验中的各组被试，除了对道德同一性和诚信评价进行统计检验，也应统计比较各组的性别和年龄无显著差异，以保证各组被试的同质性。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对四个小实验中有关被试的性别和年龄都进行了严格的操作。四个实验中，每组被试的性别都达到平衡，被试的年龄得到操作，均无显著差异，以保证各组被试的同质性。

表 1 本研究四个实验不同组的人数及年龄

实验	组别	人数	男生	年龄	<i>p</i>
实验一	羞耻组	25	男=13 人	20.22 ± 1.45 岁	> 0.05
	控制组	25	男=15 人		
实验二	能力不足组	30	男=15 人	20.5 ± 0.86 岁	> 0.05
	道德失范组	30	男=15 人		
	控制组	30	男=15 人		
实验三	诱发衰竭组	20	男=10 人	20.45 ± 0.37 岁	> 0.05
	诱发未衰竭组	20	男=10 人		
	未诱发衰竭组	20	男=10 人		
	未诱发未衰竭组	20	男=10 人		
实验四	单组	121	男=65 人	21.28 ± 0.63 岁	> 0.05

意见 4：图 4 和图 7 应标注纵坐标的单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修正，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绿色字体标记。

由于文章的修改与调整，使得原文中的“图 4”已修改为“图 3”，原文中的“图 7”已修改为“图 6”，并已标注纵坐标的单位，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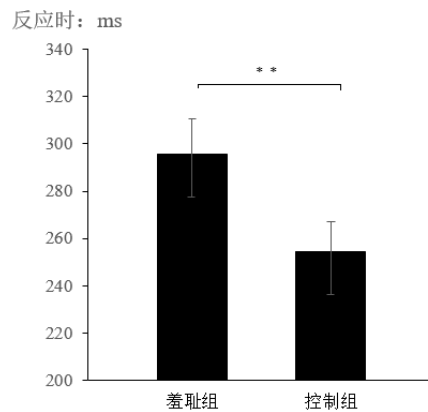


图 3 决策反应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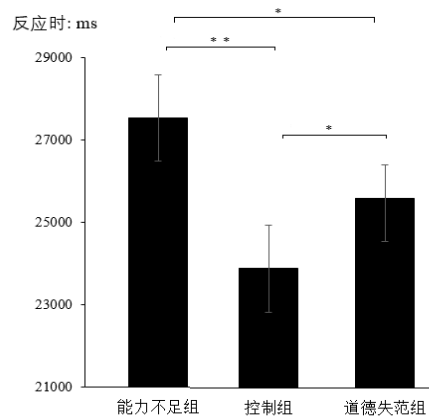


图 6 任务时长

意见 5: 方差分析主效应显著后所进行的多重比较是否有采用什么统计矫正方法?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修正, 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绿色字体标记。

实验二, 因为任务时长的主效应和欺骗行为的主效应都显著, 即要进行多重比较, 故本研究主要采用 LSD 矫正方法进行多重比较。

因为 LSD 矫正方法, 即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是最简单的比较方法之一, 它是 t 检验的一个简单变形, 在标准误的计算上充分考虑了所有总体水平的样本信息, 估计出了一个更为稳健的标准误。因为单次比较的显著性水平 α 保持不变, 所以 LSD 法是最灵敏的事后多重比较法。

文章修改如下:

任务时长的主效应显著, $F_{(2,89)} = 6.71$, $p = 0.002$, $\eta_p^2 = 0.67$, 能力不足羞耻组的平均时长为 27541 ± 4498 ms, 控制组的时长为 23901 ± 4173 ms,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时长为 25606 ± 3668 ms。采用 LSD 矫正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可知, 同能力不足组相比, 无论是控制组还是道德失范组, 任务时长都很短, 前者, $p = 0.002$, 后者, $p = 0.037$; 同控制组相比, 道德示范组的任务时长较长, $p = 0.045$ 。

欺骗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_{(2,89)} = 34.55$, $p < 0.001$, $\eta_p^2 = 0.33$, 采用 LSD 矫正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可知, 同能力不足组相比, 控制组和道德失范组都有较少的欺骗次数, 前者, $p <$

0.001, 后者, $p < 0.001$; 同道德失范组相比, 控制组有较多的欺骗次数, $p = 0.003$ 。

审稿人 3 意见:

这个题目是亲社会行为与道德规范服从方向, 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看过作者回复意见, 详细具体, 解答了之前疑惑, 建议修后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所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 使我们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努力修改, 逐步提高文章写作质量。

修改与调整文章所补充的文献

- 柏桦. (2007). 清代州县司法与行政——黄六鸿与《福惠全书》. 北方法学, 01(3), 99-109.
- 董蕊, 倪士光. (2017). 工作场所不道德行为:自我控制资源有限理论的解释.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 133-144.
- 俞国良, 赵军燕. (2009). 自我意识情绪: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5(2), 116-120.
- 张明楷. (2005). 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学报), 23(3), 72-82.
- Bok, B. J. (1978). Star formation in or very close to a southern globule.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90(537), 489-490.
- Cohen, T. R., Wolf, S. T., Panter, A. T., & Insko, C. A.. (2011). Introducing the gasp scale: a new measure of 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5), 947-966.
- Dearing, R. L., Stuewig, J., & Tangney, J.P. (2005). On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shame from guilt: relations to problematic alcohol and drug use. Addictive Behaviors, 30(7), 0-1404.
- De Hooge, I. E., Breugelmans, S. M., & Zeelenberg, M. (2008). Not so ugly after all: When shame acts as a commitment dev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933-943.
- De Hooge, I. E.,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10). Restore and protect motivations following sham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 111-127.
- De Hooge, I. E.,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11). A functionalist account of shame-induced behaviour.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 939-946.
- De Hooge, I. E. (2014). Predicting consumer behavior with two emotion appraisal dimensions: Emotion valence and agency in gift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31,380-394.
- De Hooge, I. E., Breugelmans, S. M., Wagemans, F. M. A., & Zeelenberg, M.. (2018). The social side of shame: approach versus withdrawal.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
- Ding, X. P., Gao, X., Fu, G., & Lee, K. (2013). Neural correlates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 a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study. Neuropsychologia, 51(4), 704-712.
-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Gailliot, M. T., & Maner, J. K.. (2008). Depletion makes the heart grow less helpful: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self-regulatory energy and genetic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2), 1653-1662.
-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665- 697.
- Hetherington, E. M., & Feldman, S. E. (1964). College cheating as a function of subject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5(4), 212-218.
- Haidt, J., & Kesebir, S. (2010). Morality.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pp. 797—832). New York, NY: Wiley.
- Hundt, N.E., & Holohan, D. R. (2012). Therole of shame in distinguishing perpetra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u.s. veteran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5(2), 191-197.

- Izard, C. E. (1977).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Jordan, J., Mullen, E., & Murnighan, J. K.. (2011). Striving for the moral self: the effects of recalling past moral actions on future mor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5), 701-713.
- Jones, & T., M.. (199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2), 366-395.
- Keltner, D., & Harker, L. A. (1998).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nonverbal signal of shame. In P. Gilbert & B. Andrews (Eds.), *Shame: Interpersonal behavior, psychopathology, and culture* (pp. 78–9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H. B. (1971). *Shame and guilt in neuro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uraven, M., Pogarsky, G., & Shmueli, D. (2006). Self-control depletion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2(3), 263-277.
- Muris, P., & Meesters, C.. (2014). Small or big in the eyes of the other: on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s shame, guilt, and prid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7(1), 19-40.
- Seiter, J. S., & Bruschke, J.. (2007). Deception and emotion: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 relationship type, and sex on expected feelings of guilt and shame following acts of decep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sampl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58(1), 1-16.
- Tangney, J. P., Mashek, D., & Stuewig, J.. (2007). Working at the social-clinical-community-criminology interface: the gmu inmat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 Clinical Psychology*, 26(1), 1-21.
- Tangney, J. P. (2003). Self-relevant emotions. In J. P. Tangney & M. R. Lear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384–400).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Tangney, J. P., Dearing, R. L., & Gamble, D.. (2003). Shame and guilt.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14, 669-674.
-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J. (2007).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345–372.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

此修改稿较前一稿而言有所提升，思路更加清楚了，建议录用发表。不过有几个小问题最好再修改一下： 1、 图 1 中有部分文字丢失了。 2、 几个柱状图的纵坐标单位最好能垂直排列，且图 8 也应该标注单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修正，修正部分已在论文中用**橙色**字体标记。

意见 1： 图 1 中有部分文字丢失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已经对此进行补充，并在文章中用**橙色**进行标记。

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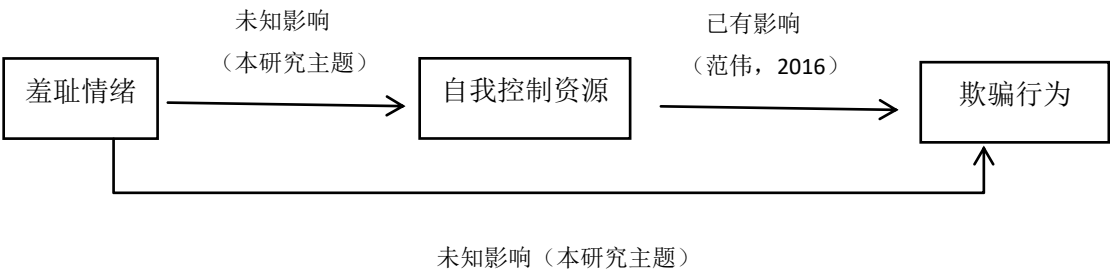


图 1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意见 2：几个柱状图的纵坐标单位最好能垂直排列，且图 8 也应该标注单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已经使用垂直排列的方式重新调整图的纵坐标，并且补充图 8 的单位。

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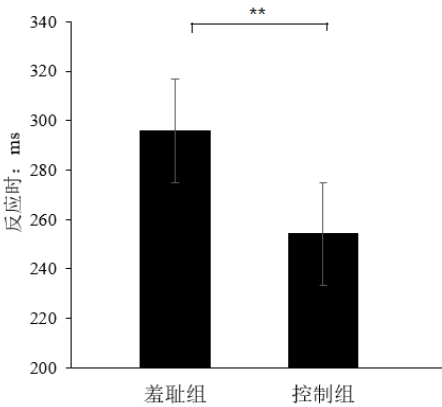


图 3 决策反应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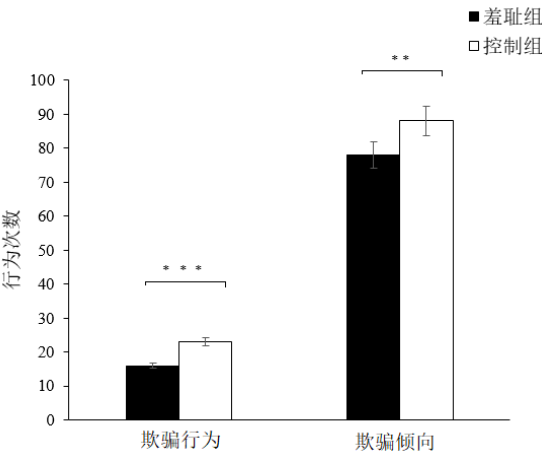


图 4 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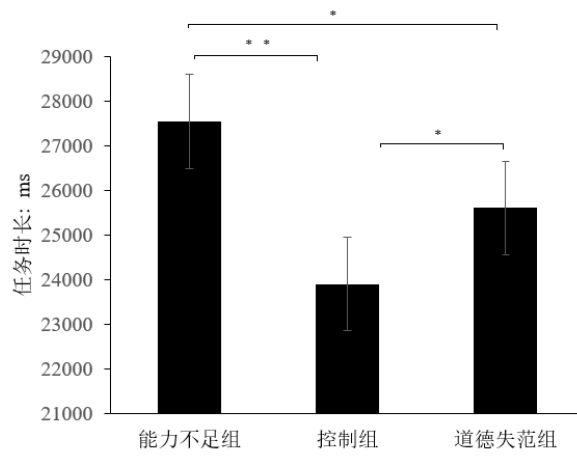


图 6 任务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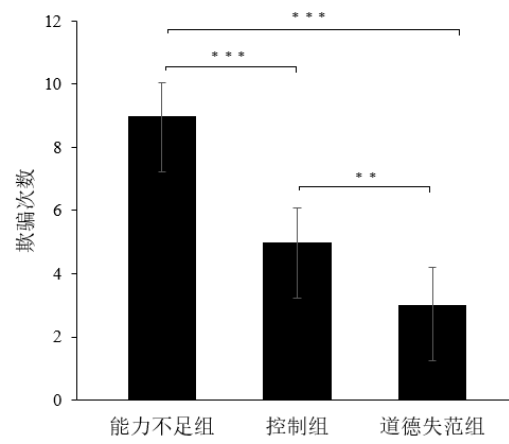


图 7 欺骗行为